

让我拿什么信你

文/玉生烟

有一日,母亲满面愧意地跟我说,女儿啊,我今天脸丢大了。我吃了一惊,连忙放下手机,听母亲细讲。原来,上午,母亲去四牌楼菜市场买菜,挑好了排骨,称好了,然后她拎着就走了,好在她走得慢,走到大门口的时候,有个男子追了上来,说,老太你还没有付钱,母亲这才如大梦惊醒,呆了一会,想起来的确没有付钱。男子收了钱,并没有责怪母亲,但是母亲却为此觉得很羞愧,生怕别人把她当成了小偷。亏得旁边有个老太太宽慰母亲说,她也有过这样的经历。母亲回来后在家中枯坐半日,得出的结论还是,那一瞬间大脑真的是一片空白。母亲问我,怎么会这样呢?我也觉得后怕。不管怎样,我都很感谢那位卖肉的男子,感谢他对母亲的相信,感谢他没有简单粗暴地恶言指认母亲是小偷。

由此,我想到同事曾经采写过的一篇稿件,说的是某超市一段时间以来小偷增多,而且都是年纪大的,不付钱拎了东西就走,还死不承认,仿佛在印证那句话,

坏人都老了。超市为此很苦恼,加强了管理,尤其是对老人的管理。想想这里面肯定有如我母亲那般瞬间失忆的事。而那些当场被指认为小偷的老人为此暴怒,继而发生争执,如果一味地归结为无理取闹,似乎也有不妥之处。

最近,女儿因为跌伤,无法坐校车上学。早晨只好打的去。打车软件很好使。但是问题来了。第一天,我送她再返回;第二天,是个女司机,我说女儿你自己去吧;第三天,是个男司机,我一念之间,懒了,没有上车,让女儿独自坐车了。因为车号与打车软件上不同,在车子启动拐弯的时候,我留了个心眼,给车拍了个照。但是照片上车号模糊一片,根本看不清,这下,无数的念头闪过,我不安了。站在路边,瞬间手脚发凉。想到女儿腿脚还不便,更是害怕得紧。女儿虽然带着手机,但是早就关掉了。我想到打车软件上有司机号码,就作势打给了司机,称有事要跟女儿说。女儿接过电话,我嘱咐说,下车给我个电话,我要跟她做个

事。女儿单纯,说,能有什么事呀。我说,你开机。随即短信她说,到校你给我确认下,我再上楼回家。又让她别给司机知道,女儿回信,烦,关机了。我在楼下没有能等到女儿的电话,腿像灌了铅一样地爬上楼,越想越揪心。想想女儿空长了个子,但是个缺心眼。无奈之下给班主任发了条短信,只问女儿有无到校。没有回应。又打老师电话,不接。我那个煎熬,半小时后,老师回电话说,手机不在身边,前面没看到,她说我女儿早就到校了。我这颗心啊,才算落了地。你可能会笑我多虑了,我还真是多虑了,因为事后我知道,打车软件上是可以追踪车辆的。但是我又怎么能不焦虑呢,你说让我拿什么信你呢?

这真是两个两难的选择。一方面我指望你能信我,一方面我又不能相信你。不仅做不到互信,还互害。有人说,中国社会有沦为互害型社会的危险。互害型社会这个网络新词,最先是用来讽刺中国食品领域的造假者终将

自食恶果的,比如卖“化学牛肉”的,很可能所吃的就是毒大米;毒大米的生产商发了大财,举杯庆祝,喝下的却是工业酒精兑制的假酒;假酒公司的员工,为孩子买到的奶粉被添加了三聚氰胺;在奶粉企业食堂里,正在供给“化学牛肉”烹制的午餐……现实社会中的互害关系要复杂得多。在这样的社会关系状态之中,人们可能同时扮演着多个受害者的角色,也将在特定情境下成为对其他人的施害者,自然不可能拥有很高的生活质量和主观幸福感。

“杰夫,有一天你会明白,善良比聪明更难。”这是亚马逊公司创始人杰夫·贝索斯的祖父对他的教诲。中国经过30年急行军之后,忽然发现人和人不会相处了。提防和质疑成为我们现在的的基本关系。冷漠社会解构了邻里乡情,大院生活成为美好的怀旧题材。

又一日,躺床上,我胡思乱想,把亲戚朋友逐个排了一遍,看看有谁是值得互相托付性命之人,结果,自然是,没有。

文/朱凯生

边缘人的倾诉

凯风吹

因为喜欢许巍,在网上找过介绍他的资料。有记者说,许巍和朴树是流行乐坛最让人心疼的两个歌手。两人在音乐上才华横溢,令人激赏,令人期待,然而同时,这两人内心的敏感、脆弱,以及面对生活压力的无措,常令人为之担心不已——他们都曾经受过抑郁症的折磨。尤其是许巍,在饱尝了美好理想和残酷现实之间反复颠簸的滋味,他的人生,就像他唱的:“我只有两天我从没有把握,一天用来希望,一天用来绝望。”

记者这话只说出了许巍的经历和精神状态,但没有说出许巍音乐的灵魂,也没有说出许巍歌声的特质。

听许巍唱歌,我很少有那种美好的愉悦,相反,我多次被许巍那忧伤的旋律和绝望的歌词所震动。开始听歌时,我不太留意他的歌词,完全被他的声音吸引。觉得他的声音没有一点昂扬向上的痕

迹,完全是一个边缘人的倾诉。歌者在音乐中反复吟唱幻想、希望、翅膀、秋天、温暖等字眼,可声音又是如此消沉,没有一点年轻人的奋进,反而展示了一个饱经沧桑的萧瑟,自言自语,暗自神伤。

最要命的是,在他唱歌时,有种忧郁在流动,随着歌声起伏。他似乎有着旷世难逢的感伤,可一个宣泄口也没有,无法排遣,只有唱歌时才能把它们全都倒出来,在歌声里尽情宣泄。这种感伤可能是骨子里的。我听过不少外国歌手,特别是英国的那些乡村民谣歌手,即使是歌唱爱情,也有着淡淡的哀伤,像《离家500英里》、《克雷吉山》,都有让人心疼的感觉,不知那是阴冷的环境使然,还是来源于歌手与生俱来的忧郁。许巍的歌曲很像是天生忧郁,内心一直流淌着苦楚,旋律一起,苦楚就成了河,随着声音流淌出来。

如果只有忧郁,那还不一定

能赢得听众的喜爱。我喜欢他,还因为他情绪平静,即便有焦虑的流露,不过也只是在高音区里流淌少许。时髦观念,前卫行为,在他那里几乎没有反映。作为歌手,他好像生活在别处,自娱自乐,自说自话。他不会理会时尚,只关注真诚。音乐响起,许巍在颓废中带着诚恳、消沉中带着渴望地歌唱,那是没有丝毫做作的精神挥洒,在忧郁里寻求温暖的理解。青春、友谊、爱情、自由,都在他的歌声里摇曳生姿,如诗般地倾泻着他的才情。他说他总想起身边走在路上的朋友,有多少人正在疗伤。他唱着自己的朋友,心绪自然流露,声音是那么平静,可情感是那么忧伤,以至于我不知道是朋友的友谊感染了他,还是生活伤害了他,让他如此忧伤。他的歌声有温度,只是自己并不燃烧其间。他的关爱很含蓄,不轻易让人了解,却感染

力惊人。总之,听他唱歌,如同听一个朋友真诚的倾诉,倾诉时的忧郁,就像那朵蓝莲花,在清澈高远的天空反射着自由而温暖的光辉。

生活是一部交响曲,个人不过是其中的一个音符。以交响曲之大,而个人之力甚微,只能被交响曲所围,被裹挟着向前。作为边缘人,许巍不耐主旋律的挤压,想的多是个性、自由之类的东西,于是逃到一隅,说点想说的话,唱点想唱的歌。我也一直在说着自己的话,可现在被异化在时代的洪流中,只能在跟着发声时再想想心事,远眺天际。但即使是这洪流中的远眺,在许巍的感召下,我居然也有了少许探寻。许巍帮助我走近边缘人,看他们的颓废,听他们的歌声,感受他们的真诚。感受过了才发现,我跟他们相比,还真的有一点类似。

文/文靖

合家欢

生活原香

保险公司一款万能理财产品“合家欢”即将退市。部门经理袁小李有些上火,舔舔结痂的上嘴唇,发现舌头根也在钻心的疼。不管怎样,哪怕说得冠冕堂皇,他有这个义务,把这条信息在他大家庭的圈子里扩散一下,当然,如果顺带业绩往上冲一冲,那就再好不过了。

想罢,小李疾驰宋家庄,直奔大伯父的山头。大伯父是村里最早的苗木种植户,银杏、红枫、桂树、榉树,市场要啥,就种啥,这叫市场敏锐度。大字不识一箩筐的大伯父,紧跟市场走,捡来了狗屎运,没两年就成村里的暴发户了。小李记不清第几次做大伯父的思想工作了。他还真心不愿和大伯父多费口舌。小李记得祖母在时,一听月头得转到大伯父家过,就吓得浑身颤抖。

在山凹地里,大伯父戴着棉纱手套,一身破棉袄壳子,头上一顶灰褐色的风雪帽,正吭吭哧哧挖树呢。初春,碗口粗的香樟树,眼看看有点跌价了。

“大伯父,晚上到我家吃饭,

现成的卤菜。”大伯父红光满面,半推辞:“带什么菜啊,到那我就成。”“顺便呗,大家聚聚!”“好,等我把这批树拖走,就来。”“大伯父,你老两口这么辛苦做什么,请几个小工,你在边上指挥就行了!”“嘿,还忙得过来!”“上次说的‘合家欢’考虑得怎样了?存钱,分红,还有大病保险,养老最好了……”“骗人的哦——”轻而厉的声音从树丛后面传来,是大伯母。

大伯母不信保险。说是往水里扔钱,不如养儿防老最保险。大伯母的亲娘,半年前的一个深夜,在大伯母的厨房里上吊死了,据说是半夜开冰箱找鸡腿啃,被大伯母骂了一顿。气不过,寻死了。

晚上,一家人围桌,酒酣耳热,袁小李又把保险理论复述了一遍,人为什么买保险?因为风险无处不在,人的一生中生、老、病、死、残,除了养老的问题外其他的风险我们不知道会在哪天发生。买保险到底能给我们带来什么?简而言之,能解决人生的三大忧患:命太长,自己要钱用;命太短,家人要钱用;中途意外,自己和家

人要钱用。大家频频点头,连连称是,干杯干杯!

隔天,小李接到大伯父电话,询问保险事宜。小李舔舔嘴唇,说能否到保险公司详谈。这时话筒里传来大伯母的声音:“小李啊,都是家里人,你说像我得了子宫肌瘤要开刀,保险能报销不?”小李郁闷,保险不是这样卖的。“那保险有什么用?”大伯母在那边喃喃咕咕。

保险有什么用?玉子姐姐被邻村的狗咬了,打疫苗,合作医疗不报,保险公司赔了将近两百块;小根做活时不慎被电锯割伤大拇指,报剩下的部分拿到保险公司,人没半句废话,现刮刮钞票点给你;再说村东头喜子,正月里从拖树的大车上掉下来,小腿骨折,不过买了一张一百元的意外卡,结果赔了几千块。这不都是大伯母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啊。

年底,传来大伯父的儿子小桃正闹离婚。大伯父几百万的积蓄砸在北京大都市的儿子身上。大伯母天旋地转,站不稳,血压呼呼飙上去了:“不如买保险呢,当

初就是给小李赚几个千块也值啊!”大伯母在小李妈面前一把鼻涕一把泪:“半辈子的血汗钱都要给媳妇卷走了啊……”

原来大伯母并没有患子宫肌瘤,她只是盘算着不想给小李赚那份工资钱而已。其实她倒是明说啊。弄得现在半边面瘫,说话还不利索。她有点儿看开了,想在小李妈面前讨个好,再让小李主动来找她。

没多久,大伯父电话来了:“小李,之前说的那种‘合家欢’保险还有不?”小李面无表情:“去年停售了。”“这样啊,现在还有没有好险种?”“有啊,谁要买呢?”看小李不是很积极,旁边大伯母憋不住了:“小李,要是有更好的,大伯母我就凑钱买一份啊!”“大伯母,您今年不好买了,超龄了!”“你做这个,总有办法,有钱还能不挣啊?”袁小李忍耐着,平静地说:“大伯母,保险只能卖给健康的人!”

这份好,竟然没处贴了。大伯母搁下电话,失落地看着大伯父,一愣神,口水兀自流出来了。



小山楼

A15

我的清醒始于中年。我的中年始于一病。春林渐盛,春水生,春风里,皆如我的新生。

凯风自南来。我感受着凯风的吹拂,但风中的秘密我并不知道。度过半生,把一件件干完好之后,才渐渐明白,凯风拂过我一切。

年华向晚,初心不丢,流年里摇曳的原香最是怦然心动。

编辑 肖方元 版式 郑海仑 校对 广佳

